

特31

713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雜史類

函

六二架

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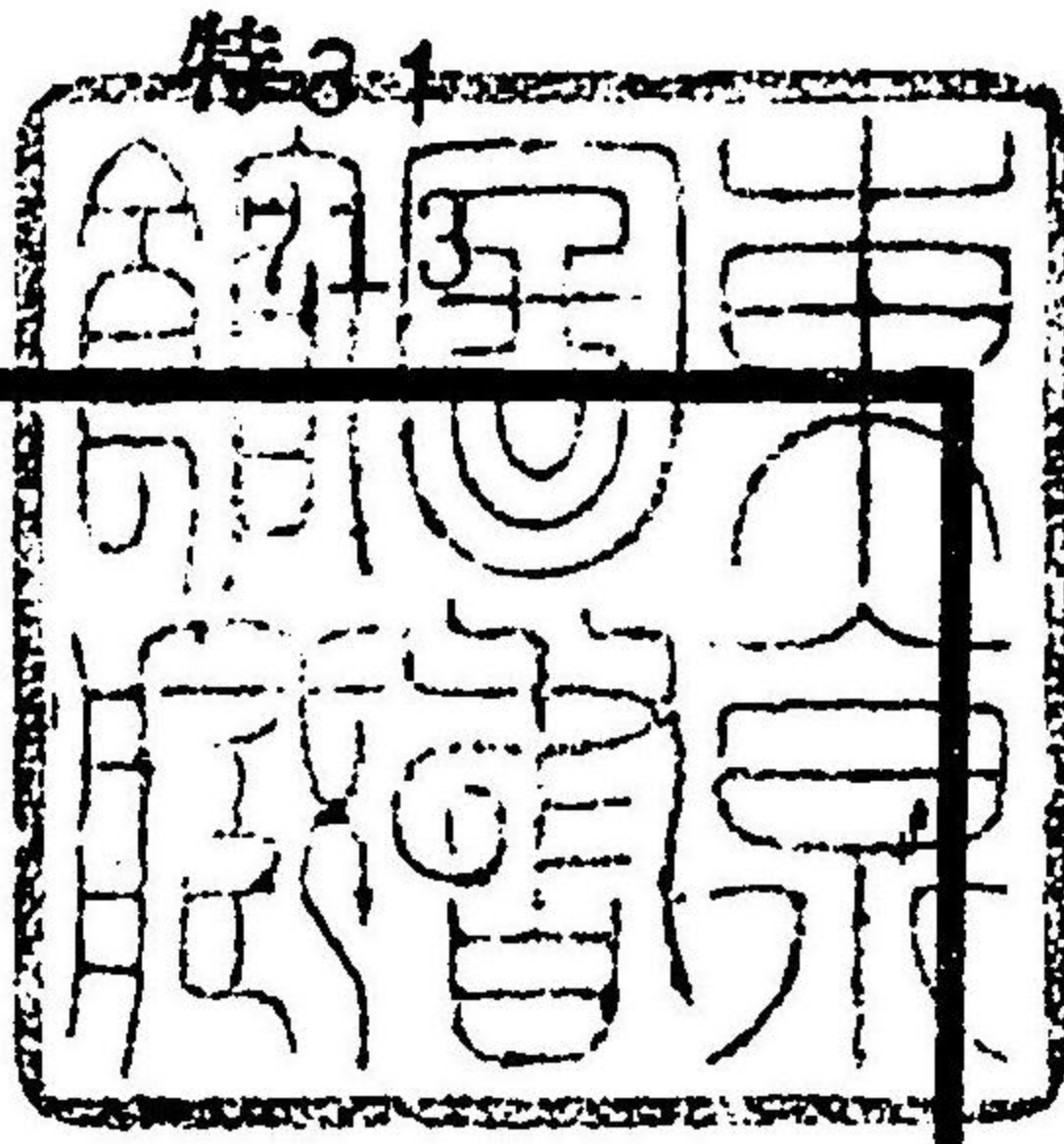
七冊

補註十八史略

龜谷省軒閱  
東條永胤補注

六





卷六

梁主太祖少孤  
貧依蕭縣劉崇  
家崇教苦辱之  
崇母獨憐之戒  
家人曰朱三非  
常人汝曹善遇  
之  
梁主帝與宗戚  
飲酒酣其兄全  
昱罵晉帝梁主  
不懌而罷

補註十八史略卷六

東條永胤補註

五代

梁世号後梁後唐  
晉漢周皆做此

梁太祖皇帝初名温姓朱氏碭山人朱五經之子也少無

賴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初鎮汴攻併徐州兗州鄆

州攻河北河東諸郡屢與李克用交兵尋取河中晉絳用

兵華岐東降青州南取荆襄橫行諸鎮間叔遷唐都於洛

遂篡唐更名晃封其兄全昱為王嘗罵之曰朱三汝作天

子邪汝從黃巢作賊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何負於汝

奈何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為帝王行當族滅矣碭山屬宋州



官者楊復光言  
李克用驍勇若  
以朝旨召之來  
賊不足平矣乃  
下墨數召克用  
遂將沙陀萬七  
千人破黃巢一  
日三戰皆捷收  
復長安功為第  
一遂封晉王

唐己王建自帝  
於成都年号武

以馬殷為  
蜀王  
建稱  
帝  
晉王  
李克  
用本

成國号大蜀是  
時唐衣冠之族  
多避乱在蜀  
主礼而用之使  
修舉故事故其  
典章文物有唐  
之遺風

梁兵

梁主令氏叔琮  
朱友寧圍晉陽  
李嗣昭嗣源教  
將敢死士夜入  
叔琮營斬首捕

朱五經名誠以五經教授故云鎮江即宣武節度晉州屬  
山西(華)去聲(降)青之降音項平聲(襄)州屬河南(更)音庚(朱)  
三太祖行四鎮節度使先唐以全忠為宣武宣義太平讓國節度使是時李克用王晉李茂  
貞王岐楊行密為吳王王淮南行密已卒子渥代之王建  
王蜀錢鏐王兩浙王潮據閩已卒弟審知代之馬殷據湖  
南劉隱據廣皆自唐末以來割據諸州(王)晉之(王)去聲(下)  
做此(李)校(貞)本姓宋名文通為傳野軍成卒(黃)巢犯(京)西  
故貞以功補(卷)驛都頭(倍)宗賜姓名(拜)鳳翔(隴)右(節)度使  
昭宗時封為(岐)王(楊)行密以(唐)僖宗景福元年為(淮)南(節)  
度(招)撫(流)散(輕)徭(薄)賦(公)私(富)庶(遂)據(有)淮(南)之(地)(王)建  
許州(舉)陽(人)唐(僖)宗(初)陳(欽)瑄(節)制(西)川(田)令(致)為(監)軍  
召(建)欲(致)下(欽)瑄(疑)止(之)建(怒)以(兵)攻(成)都(致)瑄(令)  
致(昭)宗(授)以(西)川(節)度(使)遂(據)有(其)地(兩)浙(浙)東(浙)西(關)  
州(屬)福(建)(王)審(知)光(州)固(始)(人)唐(末)黃(巢)寇(亂)因(有)閩(嶺)  
五(州)之(地)(昭)宗(就)封(閩)王(馬)殷(許)州(鄆)陵(人)唐(乾)寧(中)拜  
武(安)軍(節)度(使)鎮(潭)州(遂)有(湖)南(之)地(劉)隱(隱)祖(安)仁(上)  
蔡(人)也(後)從(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梁(封)為(南)○(梁)主(以)  
海(王)卒(其)後(襲)位(盡)有(嶺)表(之)地(僭)号(於)廣(州)○(梁)主(以)

馬殷為楚王○蜀主王建稱帝○晉主李克用卒初克用  
有養子曰存孝最驍勇有功養子存信疾而諧之存孝懼  
禍而叛克用討獲囚歸惜其才意臨刑必有為之請者諸  
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遂死又有薛阿檀亦勇密與存孝  
通恐事泄自殺自是克用兵勢衰弱唐末數為汴人所攻  
失數州汴兵直抵晉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寢食後  
汴兵再圍晉陽以疫還克用幾欲支會汴兵去而止克用  
不能與汴人爭者累年悒悒以至於卒子存勗立時梁兵  
侵晉圍潞州晉李嗣昭閉城固守踰年梁築夾寨守之存  
勗與諸將謀曰朱溫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  
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取威定霸



大梁

唐汴軍驚擾會  
大疫叔琮引兵  
還李克用為全  
忠所困封疆日  
蹙憂形於色

淮南

徐溫  
立

以

燕王劉守光集  
將吏謀攻易定  
道州參軍馮道  
以為未可守光  
怒繫獄或救之  
亡奔晉張承業  
薦之晉王以為  
掌書記

以

守光  
林帝

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帥兵發晉陽伏三重岡下且乘大霧  
直抵夾寨填塹鼓譟而入梁兵大潰遂解洛圍為之

將吏推立楊隆演徐溫自領昇州而以養子徐知誥往洛

州音退平聲隆演渥弟昇州屬江東徐知誥木姓李徐

守光者盧龍節度使仁恭之子也先是囚其父而自領軍

府○梁夏州亂殺節度李彝昌以其族父仁福代之夏州

李氏本姓拓跋上世自唐賜姓領鎮久矣族父○廣州

劉隱卒弟巖代之○劉守光稱燕帝○鎮州王鎔定州王

盧直推晉王為盟主梁攻鎮州襲取諸郡晉王伐其兵於

柏鄉大破之晉帥二鎮伐燕梁主救之太敗走歸鎮州屬

音柝柏鄉縣屬趙州帥音率先是梁主已有疾至是慙憤曰我

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遺孽更昌熾如是吾觀其志

不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疾愈劇且加躁怒

愛假子友文之妻將立友文為嗣遂為其子友珪所弒在

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開平乾化初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

洛陽為西都遷都洛陽者凡四年友珪自立尋伏誅均王

立大原晉王所都遺孽遺留孽子無葬地矣謂已地必皆

均王有志報仇

禁兵一呼大逆

均王名友貞初為東都指揮使友珪篡弒起兵誅之而即

字為



授首即都大梁

稱帝矣均王本  
膏深子材非過  
人棄欲翔王彦  
章用趙巖張傑  
等與李存勗敵  
為難河能自保

賜高季昌爵為王

劉巖稱帝

徐溫還金陵廢  
政皆決於知詰  
知詰事吳王盡  
恭求賢才納規  
諫引洪州進士  
宋齊邱為謀主  
先是吳有丁口  
錢民甚苦之齊  
邱請蠲之餘稅  
悉輸穀帛細絹

蜀王宗衍立

匹直千錢者當  
稅三千或曰如  
此縣官歲失錢  
億萬計齊邱曰  
安有民富而國  
家貧者耶知詰  
從之由是江淮  
間曠土益闢國  
以富疆

晉王深

晉王即位

晉王深  
晉王深

位於汴更名瑱友貞本太祖第三子封均王鎮○晉王入幽

州執燕劉仁恭及守光歸斬之右燕劉守光自梁大祖乾

化元年僭号至是三年而

帝古東胡種也其國先在橫山南本鮮卑舊地元魏時自

號契丹初太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太人推一人為主三歲

一代唐開元中有邵固者統眾詔許襲王至是諸部以耶

律幹里少子阿保機為主并奚渤海諸國始建元不復受

代國人謂之天皇王檀上聲橫山縣屬復州太賀氏其君

三年而更一人為主襲王承襲而不代耶通鑿作耶音徐

建元立年号契○廣州劉巖稱越王已而稱帝改國號

曰漢后又更名龔音庚後通○吳徐溫徙治昇州以徐知

誥入輔吳政治平○蜀主王建殂子宗衍立○吳王楊隆

演卒弟溥普立普字衍可削○梁以錢鏐為吳越國王○晉與

梁連歲交兵梁魏州降于晉晉王入魏拔德州澶州梁劉

鄆襲晉陽不克而還攻鎮定營晉師敗之鄆攻魏州晉王

又敗之梁又遣兵襲晉陽晉人擊卻之晉克衛磁洛相邢

滄貝州掠濮鄆梁人決河以限晉晉王攻拔其四寨已而

大舉伐梁戰于胡柳晉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

梁軍晉築德勝南北兩城梁攻之不克梁招討王瓚為晉

所敗梁河中降晉鎮州將弒趙王王鎔晉王討平之先是

吳蜀屢書勸晉王稱帝晉王自謂先王有遺言當務復唐

社稷既而得傳國寶於魏州將佐皆賀勸進不已遂即帝



彥章為人驍勇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号王鐵鎗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唐主欲全活之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遂見殺

位於魏國號唐遣李嗣源襲取梁鄆州梁以王彥章為招討唐主戒德勝守者曰王鐵鎗勇決謹之彥章果拔南城進拔諸寨至楊劉力攻不克而退梁遣彥章攻鄆唐王救之梁敗彥章死唐以嗣源為前鋒五日入木梁梁主猶慮諸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尋命其下殺已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曰貞明龍德梁自太祖稱帝至是二世一十七年而亡魏州屬河東德州屬山東瀘音禪屬河東鄆音尋屬河東相未聲胡柳未詳所在兩城所在亦未詳璣音棧上聲為晉之為未聲復唐之復音伏傳國寶初僧傳真得之以為常玉將驚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至是乃諸行墓而獻之王鐵鎗時号彥章為鐵鎗南城即南德勝城楊劉城名未詳詳河在

唐

莊宗幼從父克用破王行瑜誅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及長善騎射騰勇遇人破梁及燕遷天太廟以成父志天下壯

唐莊宗皇帝名存勗沙陀人也本姓朱邪先世立功賜姓李父克用有勇略一目微眇號獨眼龍為唐平董巢立大功王于晉與朱氏為仇暮年頗為所感憂形於色存勗幼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極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木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群下失望乎克用說臨終立為嗣謂其下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年十七嗣晉王位即舉兵破梁解洛圍自是連勝梁祖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吾兒豚犬耳朱邪五代史云夷狄無姓朱邪部族之号後因為姓賜姓唐懿宗時帝祖朱邪赤心為招討使康承訓前鋒擊滅死勗賜姓李名國昌克用國昌子為唐為所之為並去聲下同王平聲將音獲說音悅其下王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珣李亞子存勗小名銳氣與時偕時也存勗東併幽州北卻契丹南與梁



張承業 郭崇 郭崇 郭崇 郭崇

高季興 高季興 高季興 高季興

孟祥西 孟祥西 孟祥西 孟祥西

伶人 伶人 伶人 伶人

將 將 將 將

莊宗即位承業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拮据財賦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而定朱氏尚存而王遠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雙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凡掃宇內合為一家

當是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議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

夾河百戰先是晉陽監軍故唐宦者張承業為晉王拮据財賦召補兵馬攻戰連年接應不之皆承業力承業意在復唐宗社聞王將稱帝力諫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室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悒悒成疾而卒王即位改晉為唐奉唐祀入汴滅梁都太梁已而遷雒陽侍中郭崇韜有謀略佐唐主成業至是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薦引人物他相受成而已為晉之為去聲撥也宗廟社稷同音撥洛同○荆南高季興入朝季興者季昌之改名也唐以為南平王○蜀主王衍盤遊淫湏國亂盜起唐遣皇子繼岌與郭崇韜伐之遂滅蜀衍降唐赤其族繼岌信讒殺崇韜而還國音吟入聲赤族盡滅其族○右前蜀王建殺崇韜而還自梁太祖開平二年備号至是二世凡十六

年殺崇韜宗崇韜者惡宦者街之至是成都雖下而盜未息崇韜恐去後為患命令道招討潭留未還宦官講其專權帝遣往觀之○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唐帝自克梁後寢驕首以伶人為刺史帝幼習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只一人尚誰呼邪帝悅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播紳群臣憤疾莫敢出氣亦有互相附託納貨展轉以干恩澤蠹政害人恣為讒隱帝疎忌宿將不恤軍士數出遊獵蹂踐民田上下咨怨魏博將成瓦橋代歸復遣留屯貝州遂作亂奉趙在禮入據鄴都唐遣將李嗣源討之至城下軍士大譟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



梁源大

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眾大譟焚營嗣源此而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

主上不赦。從馬直數卒喧競，遽欲盡誅其族。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今欲與城中合勢，拔白刃擁嗣源入城。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嗣源詭辭得出，將召兵攻亂者。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不若星行詣闕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乃南趨相州。譖者奏：嗣源已叛。嗣源上章自理，還不得通。始疑懼，石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城而佗日得保無恙者乎？大梁天下都會，願先往取之。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眾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以敬瑭為前鋒，李從珂為殿，引兵入大梁。唐主如關東，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從馬直郭從謙帥兵攻帝於汜水，唐主中

百官監

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殺劉后及諸王而自立。

流矢而殂，稱帝僅三歲而遇弒。改元者一曰同光。伶人斂樂器覆屍而焚之。嗣源聞之痛哭，乃入洛陽，百官上牋勸進，不許。又三請嗣源監國，乃許之。繼歲自蜀歸，途聞內難，至長安，自殺。監國立，是為明宗皇帝。

周匝為梁所獲，帝每思之，及入汴，匝見泣曰：臣所以得生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戴接使，諸德源力也。願乞二十州以報之。遂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優小名，呼去聲。下同。敬新磨，故姓新磨，名拙，匹迷切。擊也。尚誰呼，調其重呼，李天下也。播紳，公卿大臣相附之。如字，宿將，故舊大臣，數出之。數音朔。魏博將，姓名未詳。尾。編，開在推州，從馬直去，聲直。當直也。如直，殿直音。宋嗣源在鄴之夜，從馬直軍士張破賊作亂，將召之。將音。獲為山，之為去聲。星行，星見星也。謂早行，諸者李紹榮。上章之上，上聲。唐河音，斬殿音，顛去聲。軍後，曰殿帥。兵之帥，音率。祀音凡，筌蹄云，汜水。國音否，去聲。上賊之上。上聲。勸進，勸即帝位。補莊宗，還諸軍，驍勇，者為新軍。今置四指，揮一寫，從馬直注張破賊。作亂，誤矣。謂王溫等亂也。



蜀王 祥王 推元 錢元 吳越 立布 楚王 高後 帝後 吳稱 帝後 吳稱 帝後 吳稱 帝後 吳稱

帝稱監國李紹  
真等請改國號  
帝曰吾年十三  
事獻祖視吾猶  
子又事武皇先  
帝垂五十年經  
綸攻戰未嘗不  
預武皇之基業  
則吾之基業也  
先帝之天下則  
吾之天下也安  
有同家而異國  
者乎不聽遂用  
嗣子柩前即位  
之禮

明宗皇帝本胡人邀倭烈也為晉王克用養子名嗣源莊  
宗滅梁嗣源功最高為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受命討鄴  
為叛卒所推自鄴趨汴入洛遂即位更名亶音僅八舉  
兵漢兵馬步兵總管屬上十契丹阿保機卒子德光  
立○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驕淫殘暴其下弑之而立  
其弟延鈞後稱帝更名璘其下審知養子○吳王楊溥稱  
帝○南平王高季興卒子從誨立○楚王馬殷卒子希聲  
立後希聲卒希範立○吳越王錢鏐卒子元瓘立○夏州  
李仁福卒子彞超嗣○西川孟知祥併東川以知祥為蜀  
王東川郡屬四川○唐秦王從榮驕狠自知時論不與常  
懼不得為嗣唐主寢疾遽率牙兵千人至端門下將入禁

皇城使安從益  
斬從榮并其子  
以獻發已群臣  
入見唐主兩泣  
嗚咽曰吾家事  
至此慙見卿等

蜀知帝  
貞觀政要亦有  
圖治之意

衛討之從榮兵潰走歸府皇城使斬之唐主悲駭疾劇遂  
殂唐主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  
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  
為生民主在位八年改元者二曰天成長興內無聲色外  
無遊畋不任官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賊蠹雖不知書所  
行暗合於道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子  
宋王立是為閩帝從崇明宗長子論去聲將音救禁衛禁  
為衆之為去聲藏音狀洛  
平聲粗音措上聲略也

閩帝名從厚明宗次子也即位有志為治然不知其要寬  
柔少斷音滿○蜀孟知祥稱帝○唐潞王反於鳳翔舉  
兵長驅至洛陽閩帝出奔在位改元應順數月而已潞王



立。

堯帝欲擇宰相問左右皆言盧文紀姚顛有人望帝未能決乃書其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箸挾之得文紀遂拜同平章事已石晉兵起帝顧文紀曰自卿入相與議皆謂可致太平不圖今日使我謝至此文紀惶恐

蜀孟

石敬瑭全為之計

潞王名從珂本姓王氏明宗之養子也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衆心用事者忌之從珂鎮鳳翔閔帝命移鎮河東將佐以為離鎮必無全理乃移檄鄴道起兵入清帝側從珂至陝諸軍皆迎降至洛宰相馮道等百官班迎遂即位遣人鳩殺閔帝於衛州用事者朱弘昭馮贊等移檄鄴道殺長立幼專制朝權別疎骨肉動搖藩垣今將入清帝側之惡其力不能獨辦願乞隣藩以濟之降音項平聲遣人衛州刺史王贊子○蜀主孟知祥死子相立相音庚○夏州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閩人殺其王璘而立其子繼鵬更名相庚音○唐主初與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不相悅唐主立敬瑭不得已入朝尋歸鎮陰為自全之計唐主移之遂

契丹立帝為敬瑭

契丹主謂敬瑭曰吾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乃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丁酉即位

反求援於契丹契丹敗唐兵立敬瑭為晉帝引兵向洛陽唐主自焚死在位不三年改元者一曰清泰唐自莊宗至是四主凡一十四年移之通鑿制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敗音拜

晉

晉高祖皇帝姓石氏名敬瑭沙陀人唐明宗之壻也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鬪事明宗皆有功內相忌從珂稱帝敬瑭自河東來朝將佐皆勸留之時久病骨立唐主不以為虞遂得歸鎮公主在洛陽辭歸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還歸欲與石郎反邪敬瑭聞之益懼尋命移鎮鄆州敬瑭拒命唐主發兵討之桑維翰為敬瑭草表稱臣於契丹事以父禮約事捷割地劉知遠以為太過厚賂金帛足致其兵不必



劉六子

吳徐知誥

晉主尊契丹為父皇帝復獻幽薊十六州令山前山後四百三十二年不見天日害尤甚焉

知誥徐州人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自姓徐氏名知誥至是揚溥傳位於知誥

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敬塘不聽表至契丹主大喜將騎五萬而來與唐兵戰於晉陽大敗之契丹主立敬塘為帝國號晉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與之契丹以晉主南下又破唐兵至潞州契丹北還晉主引而南唐將校皆飛狀以迎唐主殂晉主入都洛已而還汴音立病後棘○防也為敬之為去聲敗將屬今北平瀛莫屬河東武應朔屬山西西媯儒屬無考姑闕之還汴之還字誤○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初徐溫命知誥治昇州致繁富城市府舍甚盛溫自徙居之知誥入廣陵輔吳政溫卒知誥以中書令鎮昇而留其子輔吳政廣金陵城吳加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至是遂受吳禪知誥本徐州李氏子也

契丹改號遼

南唐李昇

契丹改號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

馮道背顧命而立出帝

閔主職馮延政怒舉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

自謂唐後國號唐尋復姓李更名昇是為南唐諫皇世紀有梁太祖開平元年僭號至是四主凡三十七年南唐墓之洛平聲金陵城即昇州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伏故曰金陵復音○契丹改國號大遼○閩王曦弒其主相而自立職相也○吳越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南漢主劉龔又更名龔尋殂子玠立更音庚龔音儼玠音彬龔音龔取飛龍在天讀若儼○晉主在位不十歲殂改元者一曰天福齊王立是為出帝又曰少帝

出帝名重貴高祖兄子也高祖臨終命幼子重璿拜宰相馮道欲其輔立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遂立重貴延廣用事兄敬儒○南唐主李昇殂子璟立○閩主之弟王延政據建州稱殷帝○南漢主劉玠之弟弘熙弒



南漢  
國號  
改

乃以建州建國  
稱殷

閩主教侮朱文  
進連重遇二人  
怨之辛己夜重  
遇入直帥二都  
兵焚長春宮以  
攻閩主弒之

回圖使番榮欲  
為異時據驗乃  
曰公所言頗多  
懼有遺忘願記  
之紙墨延廣命  
吏書其語以授  
之榮具以自契  
丹主大怒入寇

珍而自立更名晟更音○閩朱文進弒其主王曦而自立

殷主延政遣兵討之閩人殺文進傳首於殷殷改國號曰

閩唐人攻拔建州延政出降閩人唐攻福州不克後吳越

遣兵取之化傳音專去聲閩人世紀閩王審知自梁太祖乾

屬福○初晉高祖事契丹甚謹至少主即位景延廣主議

告哀不復稱臣契丹大怒延廣又囚其甲圖使己而遣歸

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

中國所立為隣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

相待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於是契

丹入寇渡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

走契丹再至相州引還晉主又自將追之契丹旋兵南下

契丹  
入寇

胡騎  
出

括民  
帑

契丹主謂延廣  
曰而主失推皆  
汝所為十萬橫  
磨劍安在哉乃  
囚之封晉主為  
負義侯

晉人擊之契丹又敗走晉主既再勝意契丹不足畏契丹

主大舉入寇晉將杜威降契丹遣兵入汴執晉主以歸其

國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開運晉自高祖至是再世一十

二年而亡契丹主入大梁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

壯斃鋒刃老弱委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

間財帛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應有優賜

遂括都城士民錢帛遣使者數千人括於諸州皆迫以嚴

誅人不聊生括至初無頌給皆欲輦歸中外怨憤皆思逐

之所在盜起契丹主曰我不知中國難治如此居汴三月

而還晉劉知遠先一月即位於晉陽告夷計也回圖使初

於汴荆襄廣鄆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以易繒織  
戰馬後契丹以番榮為回圖使置鄆大梁及是被囚語去



聲為北之為去一聲下並同長音張上聲下壯老弱丁中壯  
健者死於鋒及老若衰弱者棄於溝壑滑州屬河東判三  
司官掌判決去聲應平聲先音靈  
政事助音吁去聲應平聲先音靈

漢

契丹入寇晉主  
命知遠會兵山  
東後期不至晉  
主疑之至是雖  
為都統而實無  
臨制之權知遠  
亦自知見疎但  
慎事自守而已  
郭威見知遠有  
憂色謂之曰河  
東山川險固土  
多戰馬靜則勤  
稼搖動則習軍  
旅此霸王之資  
也何憂乎及契  
丹滅晉諸將劫

漢高祖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沙陀人也事晉祖敬瑭於  
兵間功最多晉祖在河東唐潞王移之鎮鄆知遠曰明公  
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  
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遂拒命唐遣將攻  
之不克晉祖舉兵滅唐入洛陽知遠時為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分漢兵入營館契丹兵於寺城中肅然後晉祖以知  
遠鎮河東晉祖歿遺命以知遠入輔政晉人匿之知遠由  
是怨朝廷契丹連入寇晉雖以知遠為行營都統知遠不

契丹主耶律  
欲立兀耶丹  
馬希立

郭威  
初立

進于是先正位  
号然後出師

初漢主鎮河東  
崇與郭威爭推  
有隙及威執政  
崇廢之自是選  
募勇士招納凶  
命繕甲兵實府  
庫罷士供財賦皆  
以備契丹為名  
朝廷政令多不  
稟承

行契丹滅晉入大梁知遠稱帝於晉陽契丹去乃發太原  
入洛遂入汴國號漢後更名高音專去聲遣將張敬遠  
洛陽音庚更契丹主耶律德光歸至殺胡林而死剖腹實塩  
載去人謂之帝契丹主耶律德光歸至殺胡林而死剖腹實塩  
希範卒子希廣立吳越王錢弘佐卒弘侗立其下廢之  
而立弘俶統軍使胡進思漢主殂在位一年改元乾  
祐子周王立是為隱帝  
隱帝名承祐年十八即位先是漢祖以弟崇尹太原為  
留守河東節度使崇與郭威有隙至是威為樞密使侍中  
執政崇為自全之計選募勇士招納凶命繕甲兵實府庫  
罷上供財賦朝廷詔令多不稟承尹開封做此節度使屬







奉養以病下民乎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

曰汝帝左右人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人柴氏堅不嫁他人竟歸威漢祖鎮河東威為孔目官契丹在汴威勸漢祖舉兵遂成帝業漢隱帝時威專主征伐隱帝欲殺之不克威擁兵入汴己而出禦契丹軍士擁還汴時己迎贊於徐州乃以漢太后令廢贊為湘陰公威為監國尋即位自謂周顯叔之後國號周贊崇子也崇初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及聞迎立贊則曰吾兒為帝吾復何求贊廢死崇乃稱帝於晉陽所有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謂其臣曰顧我是何天子汝等是何節度使邪是為北漢遣子承鈞伐周不克遣使乞師於契丹契丹策命北漢主更名旻釋烟歸父母家別求姻對從去聲郭雀兒威微時刺其項為準兒故有此名孔目官掌六

北漢不克周

契丹立

南唐遷馬廐于

北漢伐周契丹主欲引兵會之諸部皆不欲南強之行至新州燕王述軋作亂弒契丹主而立

周主疾篤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

曹案續統叔之機世次未詳并府盈嵐音覽平舉即樓煩己下皆屬山西西屬山山西屬沁音侵

去聲石屬山西西屬山山西屬沁音侵

契丹述軋弒元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

軋而代之述律述軋弟

楚自希廣希萼以來相攻奪無

寧歲其下又廢希萼而立希崇南唐遣邊鎬擊楚希崇降

南唐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楚

凡四年

故楚將劉言自朗州攻潭邊鎬志言取湖南請

命于周周以言鎮朗王逵鎮潭逵襲殺言於朗以周行逢

守朗逵還潭後又以行逢鎮潭逵自居朗

在位三年殂改元者一曰廣順晉王立是為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名榮本姓柴氏周祖妻兄柴守禮之子也周祖

無子故養之周初領節鎮已而尹開封封晉王周主臨終

五代周世宗

十四

補註世宗

卷六



以紙衣飲以瓦  
棺汝或吾違吾  
不福汝

周漢合戰

世宗幼從姑長  
太祖家以謹厚  
見愛遂為子為  
樞密使王峻所  
忌峻誅為世宗  
開封尹封晉王

世宗深知述世  
之弊在威令不

命晉王聽政尋即位北漢主聞周主殂大喜請兵於契丹  
契丹遣將楊衮將萬騎北漢主自將三萬人來周主欲自  
將禦之群臣皆諫主曰崇幸太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  
來朕不可不往以吾兵力之強破崇如山壓卵耳馮道力  
爭惟王溥勸行北漢主軍于高平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  
主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主志氣  
益銳合戰未幾周右軍將樊愛能何徽先遁右軍潰步軍  
千餘解甲降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右督戰宿衛將  
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禁兵將張永  
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  
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

北漢

行下陵上替故  
首誅樊何

大簡  
精強

時中國乏錢乃  
詔悉毀天下銅  
佛像以鑄錢嘗  
曰吾聞佛說以  
身世為妄而以  
利人為急使其  
真身尚在苟利  
於世猶欲割截  
况此銅像豈有  
所惜哉

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  
大敗楊衮不敢救北漢主晝夜北走僅得入晉陽周主收  
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  
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  
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張永德威稱趙匡胤智  
勇權殿前都虞侯周主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  
未能養戰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乃命  
大簡諸軍又詔諸道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匡胤選其  
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

精強所向克捷節錄為二鎮一寧節度使喪平聲爭同高平

上十聲都虞侯官掌邦刑古司寇也尤者最精者補都虞



北漢 劉鈞 南唐 趙匡胤

吳殂告哀於契丹契丹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鈞性孝謹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事契丹表稱男契丹賜詔謂之兒皇帝

周主命趙匡胤擊唐兵遂克涪州周主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涪

非注○周攻北漢汾遼憲嵐石沁忻州皆入于周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北漢主劉旻殂子鈞立○周伐蜀取秦階成鳳州秦階成三州屬鞏昌鳳州屬陝西○周伐南唐唐遣兵拒於壽州而敗周主自將大敗唐兵於正陽唐將皇甫暉姚鳳保清流關主命趙匡胤倍道襲之擒暉鳳克滁州周師取揚泰光舒蘄州唐兵拒周師復取泰州攻揚州周主命匡胤屯六合唐兵來攻奮擊大破之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遍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周主還大梁留兵圍壽州唐兵復江北諸州周守將皆棄去并兵攻壽州周主復自將如壽唐人以城降周主還大梁已而復自將攻濠泗皆

唐主 李昪 周正

州帑藏匡胤欲取藏中絹儀曰公物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今既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匡胤由是重儀

趙匡胤 殿前 檢點

世宗留心民事嘗刺水為農夫忝婦置之殿庭又遣使均定境內田租以唐元

降進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周主克楚州還至揚州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乃還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壽州屬淮西復取之復音伏下同六合縣屬真州濠泗二州皆屬淮西楚州屬淮東○朗州王逵為潘叔嗣所殺將吏迎潭州周行逢入朗行逢併潭朗有之為去聲○南漢主劉晟殂子鋹立鋹音○周主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州離京四十二日而關南悉平議趨幽州會不豫而止以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置戍而還往還六十日關南三關在關南屬北平屬北平○趙匡胤先是為殿前都指揮使從攻淮南又從征契丹至是為殿前都點檢從去聲下同都點檢文獻通考入則侍衛殿點檢出○周主在位六年殂改元者一曰顯德周主在藩



積均田圖賜諸道五六十年間德威震於寰區制作可施後世不意中道而崩恭帝嗣位半年而陳橋兵變點檢作天子非周作之甚促宋運之當興耳

周祥子來

韜晦及即位首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於政事發姦摘伏聰察如神間暇則召儒者讀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久因怒刑人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近哀慕子梁王立是為恭帝在藩為鎮寧節度時發姦摘伏音開音角

恭帝名宗訓七歲即位○以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明年春鎮定言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軍士擁還策立周主在位半年遂禪于宋周自太祖至是三世實二姓十年而亡陳橋驛在汴城外半年仍稱顯德鎮定皆州名

赤光

帝聰明仁孝豁達大度威名夙成陳橋之變帝為諸將所擁上馬還汴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則可皆曰願受命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沒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因肅隊而行及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即皇帝

黑光

宋

宋太祖皇帝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人也相傳為漢京兆尹廣漢之後父弘殷為洛陽禁衛將校生匡胤於甲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營少從辛文悅學文悅嘗夢邀駕乃匡胤也周世宗時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世宗一日於文書篋中得一木書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乃遷之而易以匡胤世宗殂恭帝即位之明年命領宿衛禦契丹時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大軍既出軍校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驛軍士聚議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環列待旦點檢醉臥不



位華山陰士陳搏聞之曰天下自此定矣

宋國号

澤潞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筠拒之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遂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帝

留從効稱藩南唐南都南昌

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乃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敗筠於澤州筠赴火死

石守信王審琦等宗主故人

知也。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點檢驚起披衣，則相與扶出，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南行，拒之不可。乃攬轡誓諸將，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恭帝遂禪位，以所領節鎮為宋州，歸德軍。故國號曰宋。

廣漢之後世次未詳數音朔下同推音退平聲邊音湯去聲黎明天欲明擐音患貫也上馬之上上聲仁和马門汴州城門即位之初欲陰察郡情頗為微行或諫毋輕出上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敢禁也中外驚服

○昭義節度使李筠故周宿將反於澤州。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筠自焚死。澤潞平。

筠為彬切

○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祖之甥也，亦反。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重進自焚死。淮南平。

○荆南高寶融卒，弟寶勛代之。

○南唐泉州留從効稱藩。

泉州屬福建留從効音翻從効名藩

○建隆二年，南唐主李景遷都于南昌。

南昌府屬江西音唐

其子從嘉守建康，景殂從嘉立，更名煜。

南昌府屬江西音唐

上既誅筠，重進召樞密直學士趙普問曰：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言：唐季以來，帝王數易，由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殿前帥石守信等皆非統御才，宜授他職。上悟，召守信等宴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至此。然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



功典禁衛兵

石守信等叙兵權自是百年亂本立技

石守信等叙兵權

女真貢馬

初周范質以普為滁州判官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鞠然後決所活十七八帝益奇之

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

之身雖不欲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

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

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

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為子孫計多置

歌童舞女日飲酒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

至是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罷李未也數音

鎮節度藩鎮非統御才言難制御屏音丙何為之為去聲

好去聲去聲生肉骨言如使死者復生而自骨生七肉

其統御也注非趙普薊人遇上於滁州用為節度掌書

記上即位後專與謀議倚信之書記筆跡云節女真貢

馬女真國在東夷古肅慎之遺種○甲鵠于闐來貢○建隆三年泉州留

從効卒衛將陳洪進推張漢思領軍務制有南北衙

退平○定難節度使周西平王李彝興貢馬節度使西夏

西平王後周所封彝興○武平武安鎮帥周行逢卒

子保權領軍府衡州太守張文表作亂起兵據潭州保權

表請救于宋武平朗州為武平節度○荆南高寶勗卒兄

子繼冲代之○高麗來貢○乾德元年命慕容延釗等會

周保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高繼冲出降荆南平右南平

死保權聞宋師下荆南懼而拒守師進討之獲保權湖南

平○二年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乞罷質等周朝舊相也

自唐以來宰相惟面奏大政事餘號令刑賞除拜但入熟

帝謂普曰自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對曰此無他藩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高麗 荆南 湖南



蜀主

宰相  
須用  
人書  
五星  
聚奎

北漢

全斌伐蜀時  
京大雪帝設  
帷於講武殿  
紫貂裘帽忽  
謂左右曰我  
被服如此體  
尚覺寒念西  
征將士衝  
冒霜雪何以  
堪此即解裘  
帽遣中使馳  
賜全斌全斌  
拜賜感泣  
故所向有功

儼儀之弟有俊  
才覽古對景  
兄弟更相唱  
和多至三百  
篇而儼尤精  
推步儼兄弟  
五人皆登進  
士第馮道贈  
詩云吳椿一  
株老丹桂五  
枝芳

德驥黜為商州  
司戶尋削籍  
流吳武其子有  
隣擊登聞鼓訟  
普乃召德驥為  
秘書丞擢有隣  
秘書正字普不  
自安求罷政遂  
出為河陽三城  
節度使

狀質等自以前朝大臣稍存形跡每事具劄子進呈退批

所得聖旨同列皆書字以志之秦御之多始此質等既罷

以趙普同平章事除拜除官拜為執事其狀奉

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右後蜀孟知祥自唐明

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宗長興二年受命為玉

元及是得蜀鑑乃有乾德四年鑄字怪之召問學士竇儀

曰昔偽蜀王衍有此號上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也

五年五星聚奎先是周顯德中竇儼楊徽之盧多遜同為

諫官儼善推步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

拾遺見之儼不預也至是果然聚奎經星直魯分徐州白

務同 ○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殂養子繼恩立郭無為

弒之而立其同母弟繼元皆異姓子也初漢世祖女適薛

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驥憤惋直詣講武殿奏之并

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鑪尚有耳汝

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二齒命曳出黜

之音脫去聲怒也市音鎗平聲鼎屬折音舌柱

○二年命曹彬等伐北漢尋親征攻太原城久不下

頭兵百草池中暑雨軍中疾疫詔班師中 ○上自即位

補注十八史略

卷六

宋太祖

開寶

二十



微行  
家功

南漢主錕作燒  
煮刺剔刀山劍  
樹之刑或令罪  
人鬪虎拈象賦  
飲繁重作諸淫

或微行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  
夕大雪普意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異甚亟出則上  
立雪中普惶恐迎拜即普堂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  
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  
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  
下少天下邪南征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上一曰吾  
欲取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  
使一舉而下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  
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於  
是用師荆湖繼取西川電洞當作苗梅也著音長入聲成  
兼子喻其地小將嘗因北漢謀者語北漢主鈞曰君家與

巧日費教萬金  
暴虐尤甚帝聞  
而駭曰吾當救  
此一方民命潘  
美伐之執至京  
師封恩赦族

契丹  
南漢

交趾  
內附

趙普  
相

普至河陽上表  
自訴曰外人謂  
臣輕議皇弟開  
封尹皇弟忠孝  
全德豈有間然  
矧昭憲皇太后

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之人  
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什一區  
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終鈞之世不以  
大軍北伐及繼元立始用兵音諫反問曰諫音伏○  
是歲契丹弑其主述律號穆宗迎立其伯父兀欲之子明  
記更名賢○三年命潘美伐南漢四年克廣州劉鋹降南  
漢右南漢劉隱自梁太祖開平元年而亡○六年交趾丁璉  
上表求內附詔以為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音連上聲  
國在交趾北唐懿宗置靜海節度使而摠安南○趙普罷相領河  
陽三城節度普沉毅果斷以天下為己任嘗欲除某人為  
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綴



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願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之金匱

命曹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都鑑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伏

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下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拜樞密使

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與普力請下曰朕固不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得以私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不去上卒可之普常設木甕於閣後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謗以此雷德驥之子又訐之上始疑普先是雖置參知政事以副普不宜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至是始詔二參政外政事堂同議政更知印押班與普齊未幾普遂罷薛居政呂餘慶等其後繼為相河陽孟州為音滿去聲已音紀閻音甘如字○七年命曹彬伐江南初上屢遣使喻江南國主李煜入朝不至乃以彬及潘美等討之戒以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取匣

命曹彬伐江南

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美以下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先是江南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乃釣魚采石江上以繩度江廣狹詣闕陳策上用其言令荆南造木艦為浮梁以濟師至是用之不差尺寸略與掠通不第不及第上書之上上聲度音堂入聲○八年曹彬圍金陵急李煜遣徐鉉入貢求緩兵鉉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還尋復至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劍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金陵受圍自春徂冬勢愈窮蹙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煜曰某日城必破



南唐

吳越

上如  
西京

錢俶聞唐亡而懼乃挈妻子來朝帝賜資甚厚留兩月遣還俶既歸每視事命徒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

宜早為之所一日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彬之疾非藥

能愈諸公若共為信誓破城不妄殺一人則彬病愈矣諸

將皆許諾焚香約誓翌日城陷煜出降南唐亡捷書至上

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鏑者可

哀也彬還舟中惟圖籍衣衾閣門通其榜子曰奉勅江南

幹事回其不伐如此音玄上聲累上聲下同南唐李昇自晉高

祖天福元年音玄上聲累上聲下同南唐李昇自晉高閏門音玄上聲累上聲下同南唐李昇自晉高○九年吳越王錢俶

來朝辭歸上賜以黃袂封緘甚固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

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俶感懼音伏巾○上如西京謁宣

祖安陵西京宋以洛陽為西京汴梁為東京○夏四月郊

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離亂不圖今日復覩太平

天子儀衛有泣下者音白老人○上欲留都洛陽群臣咸

諫上曰吾且都長安晉王叩頭曰在德不在險上曰吾將

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

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乃還太梁音漿○上崩在

位十七年改元者三曰建隆乾德開寶壽五十上仁孝豁

達有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洎入京師市不易肆嘗一

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為天

子容易邪適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宴近臣紫

雲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藩

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音忌及也市不易

肆謂不驚擾也音叔豆也潘候藩開寶初修京城及大

帝崩享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信任儒臣音漿力號稱英仁之主

帝廣東京城且

補注十史略

卷六

宋太祖

三十三



命有司盡洛陽宮殿按圖修之

帝嘗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帝常服之衣漸濯至再魏國長公主常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傲禁弗復用又教之曰汝生兵富貴當念惜福主一日勅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吾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

內管繕畢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

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大內宮禁

也去聲平蜀之後嘗擇其兵百餘為川班殿直郊禮行賞以

御馬直扈從特增給川班擊登聞鼓援例陳乞上怒曰朕

之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

配隸諸軍遂廢其直川班殿直以蜀士一卒精者直殿故曰

其扈從者聽之特命增給錢人五千登聞鼓隋制凡奏聞訟訴者聽之鼓有司錄狀奏之援音爰陳乞援御馬直

之例陳乞增給軍內臣有逮事後唐者上問莊宗英武

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其人言其故上撫髀嘆曰二十年

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為兒戲朕今撫

養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五代以來藩鎮強

威上以漸削之罷諸節鎮專用儒臣分理郡國以革節鎮

之橫又置諸州通判以分刺史之權自是諸侯執輕禍難

不作專務愛養民力罷卻貢獻禁進羨餘常衣澣濯之衣

寢殿青布緣葦簾晚節好讀書嘗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

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內臣宦官機拊通拍也

降皆不加戮禮而存之終其世嘗幸武成王廟觀從祀有

白起指曰起殺已降不武命去之周恭帝封奠王後遷于

房州上以辛文悅長者俾為房州守恭帝先上二年始卒

上發哀輟朝十日還葬如禮上初入京時周韓通死節追

贈優厚王彥昇棄命專殺終身不授節鉞受禪之際倉卒



帝注意刑辟定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不得償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容貫也

未有恭帝禪制學士陶穀出諸懷中上薄之穀久在翰林頗怨望上曰吾聞學士草制依樣畫葫蘆耳何勞之有卒不登之政府內外官有時望者籍記姓名以待不次選用稱職者多久任不遷定銓選法嚴舉主連坐法嚴賦吏法有實極刑者懲五代藩鎮苛征重斂之弊寬商征寬麴塩酒禁倉吏多入民租者或棄市五代多以武人為牧守率意用刑上懲之故入者必抵罪定大辟詳覆法定折杖法頒新刑統定差役法作版籍戶帖戶鈔長吏有度民田不實者或杖流之諸州旱蝗賑饑蠲租惟恐不及舉德行孝悌親策制科舉人放進士榜嚴覆試法御殿親試進士試書判拔萃數幸國子監詔天下求遺書初用和峴所定雅

帝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問有奇書不惜千金購之謂宰相曰金玉雖貴米之易得惟古聖賢之書精義所萃為難得耳又詔增葺祠宇望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樂初行劉渾叟所上開寶通禮二百卷命宰執日記時政送史館撰日曆制度典章彬彬有條理太宗晉王立是為

太宗皇帝武成王唐肅宗追贈太公望為武成王從祀配享銀降秦將白起嘗坑趙降卒四十萬去上聲

先音霰入京時自陳橋擁還時死節周朝在京巡檢韓通師來衛都指揮使手彥昇被殺之優厚追贈通為中書令

節餞屬狀如孤實可食政府宰相政事之府餞餞法餞七

緣切銓銜也又量也次也度也從陶穀所上初京官七品以下猶屬銓銓自後京官以上無選中書門下特除而使府

不許辭召幕職悉由銓換連坐法乾德三年詔陶穀等各於幕職京官中舉場為郡守副監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

舉主姓名謬舉者並坐罪實置同極刑建隆二年李瑤坐

禁漢法犯私餽者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者死至是詔犯私餽十五斤者以私酒入城至三十斤者始極刑其餘論罪

有差又以前朝塩法太峻定以鈔塩入城三十一斤以上者

就乾德四年詔寬罪至死罪者奏裁抵罪故入人於藩鎮專



戡士標

太宗仁恕恭儉好文守成而滅北漢天下統一統帝王之略見矣

殺之弊令諸州奏大辟案刑部詳覆折杖法折如字徒流管杖各有數杖刑五曰杖一百為杖二十一十九十為二十八十為二十七十為二十五六十一為二十二官杖厚薄長短如周顯德中制新刑統實儀等所定差役法詔令仿檢計常奉役有不平許民自相糾舉京百司補吏須不疑後乃聽版籍民間戶口田糧數目在管版籍戶帖民間供振戶口事

**產** 音震 賤也 給戶帖為照戶鈔如今朱鈔之類 度音堂入聲

**至** 是上親策賢良科覆試法王祐知舉陶穀子那登第人曰穀不能訓子安得登第連命申丞覆試因詔自今舉人

凡關食祿之家皆令覆試按唐取士必驗身言書判技萃拔其俊異者而取之孟子曰拔乎其萃數音朔現音賢

**上聲** 雅樂 登歌文德武功二舞 所上之聲 開寶通禮 改鄉貢開元禮為開寶通禮 史館國史院 日曆 記每日常事

**補** 依樣言學士草制皆按典故起草猶依舊樣 畫胡蘆耳 補折杖折猶代此以少代多之義也

**太宗皇帝** 初名匡乂 太祖長弟也 太祖入京城匡乂首請號令諸將戢士卒仍自於馬前戒標掠太祖受禪乃改名光義尹開封同平章事封晉王建隆二年昭憲杜太后臨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者乎太祖曰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汝萬歲後當傳位晉王晉王傳秦王秦王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曰謹受教太后呼趙普曰趙書記共記吾言不可違因命普於榻前為誓書普署紙尾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太祖友愛篤至晉王嘗寢疾灼艾太祖亦自灸以分其痛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他日必作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及也太祖幸蜀有布衣張齊賢獻十策召問賜食且啗且對太祖善其某策齊賢固稱餘策皆善太祖怒斥便出既還語晉王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吾不欲用之他日留與汝作宰相蓋傳位之定久矣

龍行

杜太后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太宗其三子也初閻陳橋之變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曰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不然求為匹夫不可得此吾所以憂也

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者乎太祖曰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汝萬歲後當傳位晉王晉王傳秦王秦王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曰謹受教太后呼趙普曰趙書記共記吾言不可違因命普於榻前為誓書普署紙尾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太祖友愛篤至晉王嘗寢疾灼艾太祖亦自灸以分其痛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他日必作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及也太祖幸蜀有布衣張齊賢獻十策召問賜食且啗且對太祖善其某策齊賢固稱餘策皆善太祖怒斥便出既還語晉王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吾不欲用之他日留與汝作宰相蓋傳位之定久矣



燭影斧色之說  
出自湘山野錄  
其不足盡信也  
夫

太宗即位思振  
淹滯謂侍臣曰  
朕欲博求俊秀  
於科場中非敢  
望拔十得五得  
一二亦可為致  
治之具矣及親

試進士呂蒙正  
以下並賜及第  
緣袍鞞笏賜宴

德昭自刎帝聞  
之驚悔往抱其  
屍哭曰癡兒何  
至此耶追封魏  
王謚曰懿

初昭憲太后遺  
命太祖傳位于

補註世宗

卷六

宋太宗

二十七

太祖不豫后遣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王至

宮中散遣左右所言皆不可得聞但遙見燭影下王有離

席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截地大聲曰好為之遂崩后見晉

王愕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曰共保富貴無憂也

王即位更名昞秦王廷美尹開封改封齊王德昭封武功

郡王又音川德昭音籍入聲約束也柴氏周世宗秦王太祖

草似蒿蕪可食音救幸蜀一本在西京者是蓋齊賢

洛陽人也布衣未蒙爵祿曰布衣十策下分治富民封建

崇學舉大舉田運良吏懲毒恤刑便如字語去聲后

宋氏王繼恩官官德芳太祖次子截救角切無與母通更

常為書記音烟武功邑在乾州趙普遣使分行州縣廉

察官吏第其優劣罷軟不勝任惰慢不親事免官罷音皮

升音賊吏配者遇赦不叙受賊之吏徒配遠方大理評

事陳舜封奏事口捷舉止類倡優問誰氏子對以父為伶

官上曰汝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改授殿直大理評事刑

官樂工清望清要聲望陳洪進來朝獻漳泉二州陳洪

為泉州衙將後據吳越王錢俶來朝遂獻其地右吳越

其地二州屬福建吳越王錢俶來朝遂獻其地右吳越

梁太祖開平元年據有兩命潘美伐北漢尋親征圍太

原劉繼元出降北漢右北漢劉崇自周廣順元年借

詔征契丹易州涿州來降上攻幽州踰旬不下遂班師郡

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

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不行平北漢之賞德昭言

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後二

年岐王德芳卒自太祖二子相繼死齊王廷美不自安佗



延美  
公侯

帝意欲帝傳之  
廷美以及德昭  
及德昭不得其  
死德芳相繼夫  
致廷美不自安  
普又以廷美居  
西京非便諷知  
開封府李符上  
言廷美怨望乞  
徙遠郡以防他  
變詔降封廷美  
為涪陵縣公安  
置房州雍熙元  
年正月廷美以  
憂卒

賜號  
希夷先生

日上嘗以傳國意訪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  
邪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降涪陵縣公普復使知開  
封府李符告其怨望南還房州尋殺之普恐李符漏言因  
弭德超諸曹彬故以符薦德超貶符春州卒從去聲涪陵縣屬涪州涪  
音浮弭音浮姓也春州屬廣東○种放隱于終南山結草為廬以講  
習為務後進多從之學上聞召之辭以母老上高其節厚  
賜錢帛旌之種音蟲姓也放音故○呂蒙正為參政有朝  
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  
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忘不如無知也○召  
華山陳搏賜號希夷先生搏音去聲○開寶寺塔成前後八  
年所費億萬田錫奏曰眾以為金碧燦煌臣以為塗膏糞

契丹  
王隆

帝以繼捧為彰  
德節度使未幾  
統遷襲銀州據  
之後降契丹封  
為夏王○繼捧  
四世祖思忠討  
黃巢立功唐賜  
姓李遂有西夏  
之地

賜姓  
保名

血上不怒開寶寺在汴京○先是西夏李光啟  
卒子繼筠嗣又卒弟繼捧嗣繼捧來朝獻四州地其弟繼  
遷叛去數入寇邊四州夏銀綏○契丹主明記殂號景宗  
子隆緒立年十二母蕭氏專其國政○上命曹彬等分道  
伐契丹彬兵大敗於岐溝關詔班師契丹自是連年入寇  
後女真以契丹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不許女真遂臣於  
契丹岐溝關在涿州西南四十里○上賜李繼捧姓名趙保忠授節度  
使命管夏銀綏宥靜五州使圖繼遷繼遷降賜姓名趙保  
吉保吉復寇邊命李繼隆討之保忠言已與保吉解仇乞  
罷兵上怒命繼隆先移兵討之繼隆入夏州搃送保忠於  
闕下保吉尋亦請降而復叛命繼隆討之五州綏州即隴州屬陝西餘



王祖為黎

過度

蜀人王小波作亂攻青州掠彭山割縣令齊元振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未幾死其黨李順陷成都僭號大蜀王繼恩討平之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宜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官官預政宜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乃議立宜政使以授之

甘肅州屬 ○蜀自既平之後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土狹民稠有司不無賦外之科王小波起為盜小波死李順繼之

攻陷成都僭號蜀王上命王繼恩討擒之蜀平賦外之科租賦之外

別有科征李順小波妻弟 ○交趾丁連卒大校黎桓囚其宗族而專其

國上初命討之無功已而桓奉貢竟以桓為交趾郡王桓黎

大將校黎桓 ○時霖潦過度上曰朕於刑獄盡心安得積陰

之譴寇準越班對言某州局吏侵官錢若干於法為小過

陛下殺之王准參政王沔之弟盜錢數百萬於法為大愆

陛下以沔故務相容蔽如此而曰刑獄盡心如之何無積

陰之譴上即日誅准罷沔沔而兩止霖潦久雨曰霖無源水曰潦音老大慙

書音隊惡也 ○上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五曰太平興

國曰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壽五十九薛居正沈淪趙普宗

琪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等相繼為相普凡再入再罷

尋薨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

釋卷每朝有大議輒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宰相

人視其篋則論語也嘗謂上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

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蒙正晚出嘗與普並

相普甚推之蒙正嘗置冊子夾袋中疏四方人才姓名以

待選用初太祖嘗以張齊賢屬上至齊賢舉進士上欲置

之上第而有司第其名在下乃詔一榜特與通判卒至大

用呂端為相人謂呂相作事糊塗上知之曰端小事糊塗

大事不糊塗自上即位以來以小人為相者屢多遜一人

帝不豫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趨太子入侍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閣內使人守之而



后曰官車已具  
駕立嗣以長順  
也今將如何端  
曰先帝立太子  
正為今日豈容  
更有異議后默  
然乃奉太子即  
位垂簾引見群  
臣端平立殿下  
不拜請捲簾升  
殿審視然後降  
階率群臣拜焉  
此所謂大事不  
糊塗也

契丹

而已太子立是為真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年號  
入相至開寶六年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復入相至八年  
又罷端拱元年再入至淳化元年罷前後歷事二朝凡三  
十餘年推音退平聲  
真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王有舉人楊礪嘗夢至大殿  
有坐殿上者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指示令  
謁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為襄王府記室既謁如夢中所見  
太宗嘗遣相者詣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  
王可知矣立為太子至是即位更名恒語去聲  
折音庚○咸平二年契丹入寇上親征至大名府而還  
屬河東○三年益州卒王均反僭號大蜀以雷有終知州  
討擒之益州平○范廷名擊契丹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

李繼德死

契丹

定親

契丹主隆緒內  
命將據要害以  
備之是冬果大  
入邊告急一  
日五至準不  
欽笑自如帝聞  
之大駭以問準

康保裔高陽關在安州赴之廷召潘道保裔為所圍力戰死之  
都部署官掌○李繼德先朝奪所賜姓名寇邊不已攻陷  
靈州西涼六合酋長潘羅支乞會王師討之繼德攻陷西  
涼府潘羅支要而擊之繼德中流矢死於靈州之境其子  
德明請降復賜姓趙後封為西平王賜姓名繼德  
保裔既而後故曰奪所賜姓名朝叛而降賜姓名趙  
戰加團練使虜憚之目曰楊六郎楊嗣  
丹主與其母蕭氏大舉入寇中外震駭參政陳堯叟蜀人  
請幸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江南上以問宰相寇準準問  
誰畫此策上曰御姑斷其可否勿問也準曰臣欲得獻策  
之臣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遂定親征之議上駐蹕韋城



準對曰陛下欲  
了此不過五日  
耳因請帝幸澶  
州至南城望見  
契丹軍甚盛衆  
請駐蹕準固請  
遂渡河遠近望  
見御蓋頭躍呼  
萬歲色聞數十  
里契丹相視驚  
愕不能成列已  
而契丹教十騎  
來薄城下詔士  
卒迎擊斬獲大  
半乃引去

請和

尋至衛南契丹擁兵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等出禦之  
契丹捷斃中弩死大挫退却不敢動寇準力勸上渡河殿  
前帥高瓊亦力贊猶豫間瓊麾衛士進輦曰陛下若不過  
河百姓如喪考妣梁適呵之瓊怒曰君輩此時尚責人失  
禮何不賦一詩退屬耶遂擁上以渡既至澶州登北城張  
黃旗幟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斷音端去  
駕暫止曰駐蹕韋城縣屬開州捷覽統軍順國王相音佐  
力贊贊成渡河之策猶不決也夜平聲深適宋堅作馮  
極聞去聲考妣生曰先是王繼忠者陷虜嘗言和好之  
利故雖大舉亦遣使以繼忠書來上命曹利用報之至是  
利用與契丹使者韓杞偕來請世宗所取關南故地上曰  
地必不可得寧與金帛以和準意亦不欲與且畫策以進

準在相位用人  
不以次除官吏  
持例簿以進準  
曰宰相所以進  
賢退不肖若用  
例一吏職耳準  
頗自矜澶淵之  
功王欽若深嫉  
之謂帝曰澶淵  
之舉以萬衆之  
貴而為城下之  
盟何耻如之由  
是帝顧準寢衰  
罷知陝州初張  
詠謂準曰霍光  
傳不可不讀準

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我復生心準蓋  
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禦之者吾不  
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遂再遣利用往利用請歲賂金帛  
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召語之曰雖有勅旨  
不得過三十萬如過此數勿來見準準斬汝矣利用卒以  
絹二十萬銀十萬定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  
解兵歸準初發京師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廊受勅戒  
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  
以軍法從事恐欽若沮親征之議以其有智且有福出欽  
若知天雄軍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修齋誦經  
而已上還自澶淵待準極厚欽若歸深恨準嘗退朝上目



不言一ノ日

張公謂我矣

王且章

趙明表

平者必斯人也  
之曰為朕致太  
奏事退帝目送  
為三公者且嘗  
庭曰吾後必有  
世多稱其陰德  
明符彥卿無罪  
普之謀以百口  
拒盧多遜害趙  
重威使無反漢  
為名臣嘗論杜  
祐事太祖太宗

送準欽若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城下之盟春  
秋小國所恥也上愀然欽若每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  
孤注上待準遂寢薄尋罷相請契丹共滅唐割幽薊十六  
州與之周世宗代契丹取瓦橋關益津關之南瀛莫易  
州之地重平聲百萬緡百萬匹銀百萬兩語去聲過音戈  
下同天雄軍河北魏博節度唐代宗寵其軍曰天雄澶  
淵澶州古名澶淵為其之為去聲補盡財賭博曰孤注以  
王且同平章事且王祐之子也太祖嘗遣祐按事謂祐還  
與王溥官職祐不徇太祖意竟不大用祐曰祐不做兒子  
二郎必做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至是且  
果為相深沈有德望能斷大事上心深屬之趙德明嘗以  
民饑上表乞糧群臣皆請責之且曰臣欲詔德明云塞上  
儲糧不可與己於京師積百萬可自遣眾來取德明再拜

王若對

九天司命天尊

欽若既以城下  
之盟為辱使帝  
快々不樂乃謬  
請封禪以鎮服  
四海帝沉思久  
不可乎欽若曰  
臣論以聖意宜  
無不可帝尚猶  
豫會幸利閣驟  
問直學士杜鎬  
曰古所謂河出  
圖洛出書果何  
事耶鎬不測上  
旨慢應之曰此  
聖人以神道設

受詔曰朝廷有人按事時魏博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  
但決配彥卿家僮二人挾勢之罪還又力保彥卿無罪且  
極言當以五代殺無辜為戒帝怒安置華州二郎且行也  
屬音燭上表 上既入欽若之言數問欽若何以刷恥欽若  
知上厭用兵謬曰取幽薊乃可上令思其次乃請封禪以  
鎮服四海誇示夷狄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前代有以人力  
為之河圖洛書果有此邪聖人以神道設教耳於是自大  
中祥符以來數有天書降東封泰山西祀后土於汾陰又  
有趙氏祖九天司命天尊降天下立天慶觀置聖祖殿諱  
聖祖名玄朗京師作玉清昭應宮且不能止其事入欽若  
其諧準之言數音朔下同刷所切拭也令去聲河圖說  
見大昊洛書禹治水時神龜負文有數至九而出於洛禹  
遂別文以為洪範九疇邪音耶太中祥符四十字年號天書  
降偽作書云自天降素太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左

宋真宗

三十二



教爾帝意乃決  
時陳堯叟丁謂  
等益以經義附  
和天下爭言祥  
瑞帝遂封泰山  
禪社首

且為相凡所薦  
皆人未嘗知諫  
議大夫張師德  
兩詣且門不得  
見及議知制誥  
且曰可惜張師  
德向敏中問之  
且曰師德名家  
子有士行不意  
兩及吾門狀元  
及第榮進素定  
當靜以待之若

後奔競使下無階  
而入者當何如  
也疾篤帝臨問  
曰卿萬一有不  
諱使朕以天下  
事付之誰也且  
曰知臣莫如君  
惟明主擇之再  
三問且曰莫如  
冠準他人臣不  
知也

準罷帝不知也  
他日帝問左右  
曰吾目中何久  
不見冠準群臣  
畏謂莫敢對

承天門南四月降大內六月王欽若奏天書降泰山天禧  
三年降乾祐山汾陰水南曰陰天尊降宋鑿太中祥符五  
年聖祖降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是趙始祖再降乃軒轅  
黃帝後唐時七月一日復降生趙氏族謂上曰善撫育蒼  
生母曰前志尋導聖祖曰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聖祖  
母曰元天大聖后詔天下避聖祖諱玄為元朗為明

上在位二十六年自元年呂端罷後張齊賢李沆呂蒙正  
向敏中畢士安寇準王且相繼為相惟且居位十一年當  
李沆為相時且甫參政沆喜讀論語嘗曰為宰相如論語  
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不能行聖人之言終身  
誦之可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謂細事不足煩  
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  
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  
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太中祥符封禪祠祀土木並興且

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每有太禮且輒以首相奉天書  
以行常怏怏不樂欲去則上遇之厚及薨于位遺令削髮  
披緇以歛議者謂且得君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  
云沈音阮上擊向音鉤文靖李沆諡文靖公遺令張詠  
去擊削髮披緇如僧禮馮道後唐相無所可否

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  
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當且之世王欽若已相欽若罷寇  
準再入相參政丁謂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污準鬚謂起拂  
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甚愧恨準罷  
李迪丁謂為相準遠貶迪罷謂獨相時上已有疾昏眩如  
準罷與皆謂白中官行之上不知矣尋崩年五十五在位



劉太后

仁宗即位五日  
一御承明殿太  
后坐帝右垂簾  
聽政丁謂潛結  
內侍雷允恭擅  
權專恣橫無所  
憚獨王曾正色  
立朝時以為重  
帝嘗問曾曰比  
臣僚請對多求  
進者曾曰惟陛  
下抑奔競崇恬  
靜庶幾有難進  
易退之人矣  
飲若再相不能  
大用至是卒帝

謂輔臣曰欽若  
久在政府觀其  
所為真亥邪也  
王曾對曰欽若  
與丁謂林特陳  
彭年劉承珪同  
惡時人目為五  
鬼

士遜之相曹利  
用薦之也利用  
憑寵自恣而士  
法依違其間時  
人目之為和鼓  
利用既斥士遜  
亦罷

改元者五曰咸平景德曰大中祥符曰天禧乾興太子立

是為仁宗皇帝王公且爭諱同寇公準方面之寄鎮一方

取雷州司戶移道州司馬中官劉后太子真宗第六子吾榜中謂與吾同榜之進士也

仁宗皇帝名禎母李氏章獻明肅劉皇后子之真宗得皇

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

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蓋謂真宗嘗顙上帝祈

嗣問群仙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脚太仙一笑遂命降為

真宗子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自昇王為太子年十三即

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李氏帝所生母劉皇后真宗正后子之養為子顯音喻和也婦去聲

赤脚徒跣也丁謂用事竄寇準為雷州司戶參政王曾密奏謂

包藏禍心真宗山陵擅移皇堂於絕地遂罷謂貶至崖州

司戶謂初命學士草準責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為

證事及謂竄學士乃用其語人快之雷州屬海南山陵真宗葬所擅移皇堂墳

穴也時丁謂為山陵使因山陵都尉雷允恭從刑中和言移山陵向上既而上穴有水石故王曾奏之令平聲無將

將音漿春秋傳云大臣無將而必誅公子平今將爾將者言將拭君不道如大逆不道誣上不道之類用其語草

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方逐準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

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然準竟不及北還

而卒王曾為相王欽若再相欽若卒張知白相知白卒張

士遜相士遜罷呂夷簡相惟王曾自天聖初居相位至是

七年而罷曾初舉進士青州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曰

狀元三場喫著不盡曾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真宗末

正色立朝朝廷賴以為重作相日所進退士莫有知者或



元昊保吉孫也  
太宗時定難留  
後李繼捧入朝  
賜姓名趙保忠  
其弟繼遷賜姓  
名趙保吉尋復  
與保忠叛降於  
遼封為夏王  
是為西夏至是  
元昊稱帝

太后  
后稱制政出宮  
闈而号令嚴明  
宮掖間未嘗妄  
改作三司使程  
琳獻武后臨朝  
圖后擲地曰吾  
不作此負祖宗  
事

親上  
政始

后廢  
朝

一四  
詩不賢

仲淹以夷簡執  
政進用多出其  
門因上百官圖  
指其次第曰如  
此為序遷如此  
為不次如此則  
私夷簡不悅又  
為四論以獻大  
抵譏切時弊遂  
畏宰相無敢送  
仲淹者獨李絳  
王質出郊飲錢  
之或以謂質  
曰希文賢者得  
為朋黨幸矣

問其故曾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會試 音介 發解 鄉舉 禮部  
補 眼中丁指丁謂也丁釘通  
補 喫着喫飯着衣有餘也  
○交趾黎桓景德中卒子龍

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來貢賜名全忠太中祥符間全忠  
卒子幼弟爭立大校李公蘊遂殺之而自立至是公蘊卒

子德政立來告喪封交趾郡王景德 真宗 年 號 第  
景德 真宗 年 號 第 ○契丹

主隆緒殂號聖宗子宗真立○西夏趙德明卒子元昊立

○劉太后以上為己子而上母李氏默默處先朝嬪御中

未嘗自異人亦畏后不敢言疾革乃進位宸妃而薨宰相

呂夷簡奏太后宜備禮以葬曰他日莫道夷簡不曾說來

宸妃卒踰一年太后崩稱制十一年已 音 紀 嬪 御 周 禮 有  
九 嬪 九 御 李 氏 處 真  
宗 嬪 御 之 中 備 禮 宋 聖 李 氏 薨 太后 抑 未 治  
後 夷 簡 入 奏 不 許 曰 他 日 不 欲 全 劉 氏 卒 遂 幾 哀 成 服 葬

之時 語 欲 擊 宮 城 垣 以 出 喪 夷 簡 處 言 擊 垣 非 禮 宜 從 西  
華 門 出 且 曰 宸 妃 誤 有 聖 躬 而 喪 不 成 禮 後 必 有 受 其 罪  
許上 始 親 政 先 是 呂 夷 簡 張 士 遜 並 相 夷 簡 罷 李 迪 相  
而士遜為首相無所發明而罷夷簡復相迪罷王曾復相

而樞在夷簡夷簡之初罷也以郭皇后之言及復入而后

有尚美人爭寵之際遂廢郭后夷簡有力焉臺諫孔道輔

范仲淹爭不得而出仲淹還朝為待制知開封府言事愈

急數議時政夷簡訴其越職罷知饒州節閣余靖尹洙爭

之皆坐貶歐陽脩責諫官高若訥不諫謂不知人間有羞

恥事若訥奏其書亦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

淹洙靖脩不肖指若訥也王曾因對在夷簡納賂示恩夷

簡曾並罷王隨陳堯佐代之以無所建明而罷張士遜章



趙元昊皇帝

范雍敗賊諸若  
多失守仲淹自  
請行於是大閱  
川兵得萬八千  
人分六將領之  
日夜訓練量賊  
衆寡使更出禦  
賊元昊陰誘屬  
酋長六百餘人  
約為導事尋  
覆不常至部即  
秦行邊以詔書  
犒賞諸羌閱其  
人馬為立條約  
諸羌皆受命自  
是為中國用范  
人親愛之呼為  
龍圖老子仲淹

契丹南取

在邊其子純祐  
年方冠與將卒  
錯處鈞深擬隱  
得其材否由是  
仲淹任人無失  
所向有功

弼至契丹不復  
議昏專欲增幣  
契丹主曰南朝  
既增我歲幣其  
遺我之辭當曰  
獻弼曰南朝為  
兄弟豈有兄獻  
弟乎契丹主曰

甫主卜八

得象代之郭皇后之言宋鑒上與夷簡謀以張者等皆太

耶由是并罷夷簡詳見仁宗明道二年尚美人尚姓也九

知開封府景祐元年召仲淹為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

州餘靖尹洙在館閣之職坐罷靖監筠州酒稅令仲

沙肅州之地居興州阻賀蘭山為固僭號大夏皇帝入寇

西邊騷然范雍經略西夏聞元昊將攻延州懼甚閉門不

救劉平戰中官黃德和誣奏平降賊以兵圍其家議收其

族富弼言平自環慶來援姦臣不救故敗罵賊而死德和

誣人冀免坐腰斬范雍罷時軍興多事張士遜無所補諫

官韓琦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邪於是士遜致仕呂夷

簡復相用韓琦范仲淹為邊帥仲淹嘗兼知延州夏人相

戒曰毋以延州為意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

大范老子可欺也邊人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

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昊之不得大逞蓋

藉琦仲淹之宣力居多夏銀已下十四州屬陝西會屬

陝西即延安郡音項平聲環慶二州皆屬鞏昌姦臣范

雍冀免索元昊冠延時德和引兵先走至是遂誣奏平希

以自免腰斬竟斬德和無所補無所補益朝廷音奇上

西夏之撓遣泛使求石晉所割周世宗所取關南地知制

誥富弼接伴時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夷簡欲因

事罪弼以弼報使弼至往返論難力拒其割地使還再遣

宋仁宗

三十六



不言一八五田

然則為納字弼亦不可契丹主曰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弼運入對言獻納二字臣以死拒之矣朝議竟以納字與之歲增銀絹十萬和好後定

增諫官

而國書故為異同夷簡欲以陷弼弼疑而啓觀乃復回奏面責夷簡易書而往增歲賂銀絹各十萬定和議而還使從  
泛海之使關南地說見上接伴陪奉使數音胡契丹報  
書奉使契丹論難皆去聲復音伏音亦○案弼使契丹報  
既歸復命再往聖草詔及誓書弼請增武疆母不廣開塘池  
增屯兵騎容再往聖草詔及誓書弼請增武疆母不廣開塘池  
三事前與虜約萬一論書詞與兩國之情結無窮之好者莫  
向乃馳還易書行○論書詞與兩國之情結無窮之好者莫  
重奉使之職古者兵交則有往來規敵之使事已則有  
帛結好之使非有儀秦之辯賁育之勇良平之智則不遣  
也方契丹擁兵壓境使者恃慢上命報聘無敢行者獨富  
公毅然而往入虜庭詰其君臣往返辯論不啻數十百語  
至令契丹君臣曉然知通好用○呂夷簡求罷上遂欲更  
兵利害之所在皆公之力也  
天下弊事增諫官負命王素歐陽脩余靖蔡襄供諫院職  
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論罷  
竦以杜衍代之國子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

慶曆聖德詩

蔡襄言歐陽脩王素余靖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但恐邪人御之耳時群邪朋黨之論起脩乃進朋黨論以辨君子小人修論事切直帝獎其敢言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歐陽脩朋黨論

范仲淹奏十事

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

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弗斯拔木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脫音庚弗音拔易曰拔弗連茹言善類相引距也仲淹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詩仲淹拊股謂琦曰為此怪鬼輩壞事竦因與其黨造論目衍等為黨人歐陽脩乃作朋黨論上之略曰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小人同利之時暫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情疎反相賊害君子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冊舊本作換非為此之○仲淹遷參政富弼為樞副上既擢仲淹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仲淹等皆惶恐退列奏十事一

補注十八史略

卷六

宋仁宗

三十七



杜行  
務我

進賢退不肖止  
僥倖去宿弊欲  
漸易監司之不  
才者使澄汰所  
部吏於是小人  
始不悅矣琦條  
所宜先行者七  
事曰清政本念  
邊計擇材賢備  
河北固河東收  
民心營洛邑繼  
又陳救弊八事  
曰選將帥明按  
察豐財利遏僥  
倖進能吏退不  
才謹人官去冗  
食帝嘉納之

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  
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  
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悉用其說惟武備欲復府兵一說  
宰相以為不可時章得象晏殊並同平章事未幾仲淹宣  
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竦等造謗故仲淹等不安於  
朝歐陽脩亦出使河北晏殊罷杜衍同平章事衍務裁僥  
倖每內降寢格不行積詔旨十數輒納上前上嘗語諫  
官曰外人知行封還內降邪朕在宮中每以不可告而止  
者多於所封還也會衍婚蘇舜欽監進秦院用鬻故紙公  
錢祀神會客御史中丞王拱辰素不便衍等所為因攻其  
事置獄得罪者數人拱辰喜曰吾一網打去盡矣衍相七

非立  
詠

張一  
佐除  
日使

元昊復遣使上  
書請和自稱男  
上書父大宋皇  
帝更名曩霄而  
不稱臣至是元  
昊上表立誓願  
世世遵守永以  
為好時韓琦與  
仲淹並對言為  
今之策當以和  
好為權宜戰守  
為實務因画和  
守戰三策

論事是其職至  
謂彦博由妃嬪

十日而罷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韓琦罷樞副知揚州  
事章得象罷陳執中平章事昌朝罷夏竦代為樞密使  
現札側入切紙札置延也德音伏府兵見唐太宗紀幾如  
字內降詔音格音各數上聲語去聲會客會進秦院祠神  
舜欽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會客王洙呂秦王益柔等與焉  
得罪舜欽除名洙等皆逐去給筆札使條陳其所欲為  
者抑僥倖也○貝州卒王則反文彦博宣撫河北討平之  
彦博入為平章事○趙元昊慶曆初嘗因范仲淹請和反  
覆數歲竟納款復稱臣策命為夏國王名曩霄歲賜銀絹  
茶絲二十五萬五千遂不復寇邊卒子諒祚立○  
陳執中以無所建明罷○夏竦罷宋庠代之尋同平章事  
未幾罷○張貴妃兄堯佐一日除四使監察御史裏  
行唐少論之不聽遂劾奏文彦博向守蜀以燈籠錦獻貴

補註  
宋仁宗  
三八



致宰相此何言也帝怒朕今其州而羅彥博知許州帝慮今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使護送李師中賦詩送之云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由是介直色動天下士大夫稱直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取名子方今字

契丹主洪基立

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

蘇洵著論

鞏持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上萬言書大意謂今財力日困風俗日壞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故也

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載輒皆在舉中輒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

妃得執政故黨堯佐上怒遠聚今彥博亦求罷龐籍平章

事兄當作諸父宋宗鑿貴妃乃堯佐姪也四使使去聲微節度景靈祥故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

置以處御史之官甲者燈籠錦名間金奇錦貴妃以為服遠服唐今為春州別駕王舉正救之改英州○廣

源州儂智高寇廣州連歲陷諸州自邕至廣西皆被其害

命樞副狄青討平之還為樞密使農音○龐籍罷○陳執

中梁適平章事適罷劉沆代之執中罷文彥博富弼並同

平章事士大夫相慶得人上曰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

哉上嘗問王素孰可為相素曰惟官官官妾不知姓名者

可充其選上慨然曰如此則富弼耳夢卜商高宗夢得傅說西伯卜得太公

○契丹主宗真殂號興宗子洪基立○交趾李德政卒子

日遵立○劉沆罷文彥博罷韓琦平章事富弼罷○王安石

石知制誥安石每遷官避避不已至知制誥則不復辭官

矣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設食鉤餌已悟而食之既上以

其不情而遂非惡之安石有重名士爭向之惟蘇洵不見

著辨姦論亦以為不近人情必大姦慝○已覺誤食鉤餌不

改過洵音旬○司馬光知諫院進三劄一論君德有三曰

仁曰明曰武二論御臣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三論揀軍

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揀音簡

○策制科人得蘇軾蘇轍○曾公亮平章事○上在位四

十二年改元者九天聖明道則垂簾之政也景祐以來政

由己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曆更化君子滿朝至皇

祐至和嘉祐天下承平無事恭儉之德愛人恤物之心自



曰以直言召人  
奈何以直棄之  
乃取入第四等

英宗優禮大臣  
愛民好儒足為  
良主

帝遇宦者少恩  
左右多不悅故  
為讒間

守忠黨悉竄遠  
方中外快之

議濮王典禮皆  
相視莫敢先登  
光獨奮筆曰宜

即位至升遐終始如一。日遺制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

悲號而不能止。壽五十四。皇子立。是為英宗皇帝。垂簾劉太后聽

政已音紀更音庚  
遺制升遐部制

英宗皇帝初名宗實。濮安懿主允讓之子。太宗之曾孫也。

仁宗立為皇子。賜名曙。仁宗崩。固避數四。而後即位。以憂

疑致疾。慈聖光獻曹太后。權同聽政。上舉措或改常度。遇

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賴宰

相韓琦參政。歐陽脩等調護。上既康復。親政。太后撤簾。琦

一日出空頭勅。脩已僉。趙鼎未僉。脩曰。第書之。韓公必有

說。琦坐政事堂。召內侍任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責斬

州安置。蓋交關兩宮之人也。澗上聲曹太后仁宗后間音  
兩宮太后英宗康復病安

議王奉議  
禮典濮

大政契  
號冊

稱皇伯歐陽脩  
曰父母之名不  
可沒。稱伯非宜。  
帝曰。集議不一。  
惟宜罷之後。尊  
濮王為濮安懿。  
皇稱親夫人。稱  
后。呂誨等皆繳  
劾。待罪。濮議遂

神宗孝友謙抑  
將大有為。慕堯  
舜。用王安石。變  
更成法。以壞天  
下兼之用。兵西  
北。卒無成功。

也。復音伏。撤簾后還政。空頭勅。勅出未書。姓  
名。空音控。第書之。備勸。舉次。第會署。任音壬。○議崇奉濮

王典禮。執政欲稱皇考。又以太后詔。令上稱親。司馬光范

鎮呂誨范純仁呂太防呂公著交論。以為不可。鎮罷翰林

誨。純仁太防解言職。公著罷侍講。議竟不決。令平聲濮議  
司馬光曰為

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罷  
翰林後范鎮罷翰林之任。解言職。呂誨范純仁呂太防解

諫諍之職。罷侍講  
公著亦罷侍講之官。○契丹改號大遼。○上崩。在位四年。

改元者一。曰治平。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為神宗皇帝。

神宗皇帝名頊。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后之甥也。

幼與英宗同鞠。后所。後為英宗配。生頊。自賴主為太子。尋

即位。后所曹太后所○自有濮議以來。言者攻歐陽脩不已。遂罷

韓琦亦罷。○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入對。首以擇術為言。言



帝排眾議決意用安石以為參政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不曉世務安石對曰世務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法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法行石王新義安

安石以理財之說惑帝帝乃立制置司議變舊

必稱堯舜。○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政。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可立致。呂誨時為御史中丞。將對學士侍讀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此言。邪。安石執偏見。喜人佞己。天下必受其弊。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搢紳間有傳其疏者。往往疑其太過。誨言太姦。似忠太詐。似信安石外。示扑野中。蔽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疏其十事。上兩降手詔。諭誨。誨論之不已。遂罷誨。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言周置泉府之官。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安石多與

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安石領其事。自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為新法。領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公宜以佐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受絕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協。

呂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將對誨將入對

馬光時為學士而兼經筵侍讀乃新云云  
石君實司馬光字已音紀十事大略言在仁宗朝舉政王安石當而不敢謝恩丁憂服滿而累詔不起終英宗之一世而不在神宗之初而託疾及除知江寧府乃從命一也除小官則避承重任則多辭二也侍講侍讀本為進說乃請舉與法官爭論每挾情無非私報怨五也入翰林則惟欲其弟貴願在政府則無非弄威權六也與林則專威官政七也親睦九座奏對不知畏敬與唐介爭論遂致喧嘩八也上方親睦九族乃黨張辟光離間岐王之罪九也  
禮地官下掌以市於三司乃欲額外增貨十也泉府之官周以其價費之桑弘羊見漢武帝紀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愀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一年上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參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号青苗錢經數年庫有餘糧至是條列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詔曰可

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治平英宗年号歐音傘天津橋在洛陽杜鵑成都記社宇亦曰杜王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時刑人鬻令死其尸拆江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號開明會巫山江壘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望帝死其龜安石欲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將音幾下同更音庚安石欲行青苗法以為周官國服為息法也青苗法以常平糴本與之各以其所服國事貢物為息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以其所以糴輒曰以錢貸民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鞭笞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參政唐介爭論新法不勝疽發背卒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為生曾公亮為老今死富弼議論不合稱病參政趙抃無如安石何惟稱苦苦而已安石折抃曰

田水  
利均  
倉法  
輸行

青苗  
行法  
買預

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更何以得恃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

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皋夔稷契何書可讀安石亦不能對之勝音追上擊策也勝煩之勝音升不勝對之勝如字何書三代以前文籍不備○遣使察農田水利古制廢○罷義倉舊制置於鄉社以運使領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費就賤用近易○臺諫劉琦錢顛以議新法貶琦監州監州監州監州○諫院范純仁檢詳文字蘇轍以議新法罷檢詳文字官掌條例司○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制貨物依平○富弼罷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初附安石既相頗為異同○行預買法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預買法見均輪法注令去聲○趙抃罷抃日所為事夜必焚香告於天告音○親試舉人初用策業祖洽以附會新法擢為第一用策廷試之○右正言

補註  
宋神宗  
四十二



得忠厚之人從  
旁制之此明主  
用人之法也帝  
曰王安石何如  
對曰人言安石  
寡邪毀之太過  
但不曉事文執  
拗耳

時安石贊帝以  
獨斷專任職因  
試進士策策以  
晉武平吳獨斷  
而克符堅伐晉  
獨斷而以事同  
功異為問安石  
滋不悅使侍御  
史謝景溫論奏  
其過窮無所得

載遂請外通判  
杭州

立保

更法科

鎮致仕表謝略  
曰願陛下集群  
議為耳目以除  
壅蔽之姦任老  
成為心腹以養  
中和之福天下  
聞而壯之蘇軾  
往賀曰公雖退  
而名益重矣鎮  
愀然曰君子言  
聽計從消患於  
未萌使天下陰  
受其賜無智名  
無勇功吾獨不  
得為此使天下  
受其害而吾享  
其名吾何心哉

孫覺御史裏行程顥以議新法罷右正言官 ○中丞呂公

著裏行張戢以議新法罷國音 ○李定為裏行知制誥宋

敏求蘇頌李大臨以繳定詞頭罷詞頭詰命也李定為秀州判官一阿附安石遂以

定為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繳詞頭以下定為自幕賓而升位執法非故事復下蘇頌李大臨皆繳詞頭 ○俗封緘進

上曰繳謂封還李定 ○謝景溫為御史知雜史官掌知御史雜事 ○

直史館蘇軾以嘗上萬言書及擬對廷試策議新法忤安

石為景溫所劾去上萬之上上聲 ○鄧綰上書言陛下得

伊呂之位百姓歌舞青苗免役等法又與安石書及頌置

中書檢正以綰為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佗笑罵好

官我須為之伊呂伊尹呂望免役據家贊高下各令出錢三年置官掌中書庶務 ○曾公亮罷 ○策制科人呂陶張繪孔文仲

力詆新法皆報罷 ○范鎮以數議新法及嘗薦蘇軾孔文

仲罷乞致仕數音朔 陳升之罷 ○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

安石當國斥其不附己者一時排斥新法諸賢不使 ○立

保甲法十家為一保五十一家為一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武

藝 ○曾布為中書檢正 ○更科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

經義論策試進士更音庚 ○司馬光先自學士除樞副力

辭不拜數言新法之害上喻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曰

不聞上曰外人云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

宗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館職策問專指此三事策問光

所為也光屢請外得永興移許州上言臣之不才最出群

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



嚴行差 募役法 立學法 行市法 行保

修致仕修天資 剛勁見義勇為 平生與人盡言 無所隱獎引後 進如恐不及在 涪州早醉翁晚 更号六一居士 學者求見所與 言未嘗及文章 惟談吏事謂文 章止於潤身政 事可以及物撰 五代史法嚴辭 約蘇軾叙其文 曰論文道似韓

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屢請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至 是得請後四任提舉嵩山崇福宮請外光與安石不合故 名陝西安西府曰永興軍京兆郡移許光初出如永興本 路青苗助後得免後移知許州不赴上言之上上聲 宋制三年為一任相交代光得四見任故居洛十五年補四年 乞致仕○富弼先知亳州坐格青苗法徙知汝州先知之 ○歐陽脩先知青州以擅止給散青苗錢徙知蔡州至是

作判下同 ○中丞楊繪裏行劉摯以議新法罷○罷差役 行募役法差役不驗田糧差人充後募役法 ○立大學三 舍法初入學為內外舍不限貧外舍升內 ○行市易法於京 行願易務先支官錢收貨在開遇有客商物貨出賣不 保馬法宋史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凡一匹官馬或與

封府界諸縣保願方由均税法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 甲願養馬者聽 ○頌方由均税法十一頃六十七畝一百 六十一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使稅分地 ○置熙河路以王韶 為經略安撫等使先是韶上平戎策謂欲平西夏當復河 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吐蕃唃廝囉一

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安石以為奇謀始開 熙河之役韶克河洮岷疊宕等州又據青唐咽喉之地邊 堠益斥復兵之死囚甚多熙河路屬鞏昌即臨兆府上 鞏昌音善州屬鞏昌音順元音恪色囉蕃族首領名 以絕之云言若得熙河等處如絕西夏人右臂岷音民平聲 屬鞏昌音善州屬鞏昌音順元音恪色囉蕃族首領名 表界曰城十里一置五里一城封土

○中書檢正章惇察訪 湖北始議經制南北江蠻辰州南北江乃古錦州之地接

須田法 均方 王平 代第

章惇 察訪 湖北

愈論事似陸贄 記事似司馬遷 詩賦似李白識 者以為知言 均稅之法縣各 以其稅額稅數 為限舊常收慶 奇零如米不及 十合而收為升 額不滿十分而 收為寸之類令 不得用其數均 攤增展致溢舊 額凡越額增數 皆禁若瘠鹵不 毛及眾所食利 山林陂塘溝路 墳墓皆不立稅



三經表

流民

求直

行法

行法

安石廢春秋儀禮以下所訓叙周禮三經上之帝遂領于學宮以取士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謂之王氏學一切先儒傳註皆廢而不用焉

時征欵苛急東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鄭俠乃繪所見為圖奏

馬遞之帝反覆視圖長吁數四翼日權罷新法民聞謹呼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大切齒遂以狹付御史治其擅乘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聞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

施黔祥柯命章惇措置惇言招諭梅山蠻徭令作省戶皆歡迎其實殺戮浮屍蔽江惇音敦察訪云惇為中書檢正而承命察訪湖北經制江蠻方

始建議經略制御南北江之蠻夷辰州屬湖廣施州屬四川南祥柯郡屬川南音遙南夷別種曰徭省戶歸附之民○置詩書周禮三經義局安石提舉呂惠卿及安石

子雱等為檢討音○熙寧七年天久不雨河東北陝西流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饑民尤多監安上門鄭俠畫

為圖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無一人以天下憂苦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

為圖而獻者安上門逐日所見百不及一亦可流涕况千萬里外哉時以旱故求直言言者皆咎新法上疑欲罷之安石不悅求去除知江寧府安石薦韓絳代已為相呂惠

卿為參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建議免役出錢不均出於簿書之不善行手實法惠卿既得

勢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

白上復相安石安石罷不一年再入聞命不辭自金陵七日至闕下後數月絳與惠卿相繼罷監安上門汴州城門上書之上上聲下同

百不及一百中無一江寧府屬江東即金陵巴音紀手實法今人戶具丁口田宅之實如有隱落計以其三之一付告獲者充賞逆未至○行戶馬法馬見前保○判相州韓琦

而迎之曰逆聞如字○行戶馬法○判相州韓琦薨琦天資忠厚能斷大事治平間為首相政事問集賢典

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太事則自決之矣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便朝廷不從即命散給曰藩臣之體當如是在鄉



河東如餘地

遼人屢來讖疆事於是詔續如河東割新疆與之遂為異日興兵之端

安石判江寧府廬金陵往々字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

郡八年而終御製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集賢次相曾公

亮東廡參政趙鼎西廡參政歐陽修鄉郡琦本相州人而判相州故曰鄉郡兩朝云承仁宗英宗遺命而有下策立天

元勛○命韓績如河東割地先是遼使屢至言河東沿邊

增修成壘起舖舍侵入彼國蔚應朔州界乞行毀撤別立

界至蓋遼人見朝廷招高麗建熙河西山植榆柳創保甲

築河北城池創都作院降弓刀新樣置界北三十七將疑

有復燕之意故以爭地界為名觀朝廷所以應安石斷之

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東西失地七百里續音軫割地制地與遠西山在

石再相二年屢謝病子雱死求去尤力上益厭其所為出

判江寧府遂不復用自安石用事口談先王而專行管商

部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

帝察吳元中立無與遂相之元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等十人光貽書元曰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新法而息征伐之謀元不能用珪無所建明率道設

之政知上有富強之志思所以濟其欲謂立法當用小人

而後以君子守之不悟其無是理也天下騷然而國未嘗

富邊鄙生事徒多喪敗而國未嘗強西鄙自治平末種諤

取綏州夏人即欲興兵報復夏王諒祚卒子秉常立大入

寇安石雖用王韶取熙河之策徒構怨西蕃致鬼章等屢

為寇患初不能以此制西夏所用沈起劉彝又生釁南方

交趾李日遵卒子乾德立起彝相繼知桂州集土丁為保

甲於海濱集舟師教水戰禁止州縣與交人貿易交人大

舉入寇圍邕州陷欽廉聲言中國作青苗助復法以困民

出兵相救安石怒遣趙高等討之官軍死者十六兵禍訖

安石之去而未已吳元王珪繼安石為相元先在政府數



蘇軾

軾自得罪居外  
不敢言事乃以  
詩托諷李定舒  
直以為誹謗朝  
政遂詔定等治  
之煥煉久之欲  
實之死太皇太  
皇曹氏聞之謂  
帝曰昔仁宗得  
軾兄弟喜曰吾  
為子孫得兩宰  
相今以作詩繫  
獄得非仇人中  
傷之乎帝遂輕  
軾為黃州團  
練副使弟轍亦  
坐貶

言政事非便既代安石蔡確鄧潤甫等共攻之不能去

管仲商鞅報復之復音伏鬼章西蕃大酋交人交趾人  
飲廩三州屬海南海音薛十六十中死十六數音朔確苦一角

○元豐元年知湖州蘇軾安置黃州先是中丞李定言

軾自熙寧以來怨謗君父舒亶亦言軾議時事陛下發錢

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明

法以課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

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由謹塩禁

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塩其他觸物即事

無不以譏謗為主乃追軾繫御史獄詔定與張璪推治王

珪言軾有不臣意舉軾槍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

螻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彼求之地下之螻龍非不臣

而何上曰彼自詠槍何預朕事上本無意罪軾吳充王安

禮皆勸上容之獄成而有是命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

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人上實憐軾尋

移汝州且復用矣為蔡確張璪等所沮湖州屬江浙即吳

脈二恤之也強半大半也明法唐制有明法律法律之書  
音魯賦地也東方曰斥西方曰鹵擗音早推音吹平聲

拾水名拍葉松身有是命軾詞已成始有  
寬容之命二十二人名未詳為蔡之為去聲○吳充罷

踰月而卒○元豐元年大正官名元豐五年官制成改平

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參知政事為門下中

書侍郎章惇張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為

之以三省統領百職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珪為

相人謂之三旨宰相凡事惟曰取聖旨得聖旨則曰領聖

蒲宗孟為尚書  
左丞帝嘗語輔  
臣有無人才之  
嘆宗孟率爾對  
曰人才半為司  
馬光邪說所壞  
帝直視久之曰  
蒲宗孟乃不取  
司馬光耶未論  
別事只辭樞密  
一節朕自即位  
以來惟見此一  
人他人則雖迫



之使去亦不肯  
矣宗孟慙懼無  
以為容

弼嘗言君子與  
小人並處勢必  
不兩勝君子不  
勝則奉身而退  
樂道無悶小人  
不勝則交結構  
繫千岐萬轍必  
勝而後已若其  
得志遂肆毒善  
良求天下不亂  
不可得也

司馬光資治通鑑

光上資治通鑑  
光徧閱舊史旁  
採小說上起周  
威烈王二十三  
年下終五代略  
舉事自年經國  
緯以備檢尋為  
目錄又參考群  
書評其同異佛  
師一塗為考異  
合三百五十四  
卷歷十九年而  
成帝曰前代未  
嘗有此書詔以  
光為資政殿學  
士

帝有疾詔立延  
甫注十八史各

旨退書之則曰奏聖旨而已上厭之確謂珪曰上久欲取

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如其言命內侍李憲

等分道伐夏國攻靈州不克士卒死及凍餒者十五六憲

上再舉之議徐禧又議築永樂新城夏人大舉攻城陷

禧等蕃漢官及諸軍死者萬三千上聞奏慟哭門下書

省參政為門下侍郎中書省參政為中書侍郎郎中書

門下尚書十五六十一十五六十一憲上上聲樂音洛

在銀州東南○富弼上遺表言忠諫杜絕諂諛日進興利

之臣為國歛怨又言西事大可憂望留聖念弼早有公輔

之望名聞夷狄遠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老

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不忘朝廷至是薨上聲為去聲

守輔聲望處音杵○宰相同對上有無人才之歎蒲宗孟

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上不語視宗孟久之曰蒲

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宗孟尋罷司馬光資治通鑑成上

即位之初已嘗御製序至元豐七年書始上初官制將行

上欲取新舊人兩用之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

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既而上有疾又曰來春建儲當以

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公著夷簡子也上在位十八年改

元者二曰熙寧元豐厲精求治日昃不暇食平生不御岐

游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為也奈何熙寧以來誤

於安石元豐以後用事者終始皆安石之黨竟為天下患

憤北狄倔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欲先取靈夏滅西羌

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喟然歎赤子無罪而死永樂之敗



安郡王儲為皇太子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聽政帝崩

益知用兵之難始息念征伐卒無一事如意崩年三十八

皇太子立是為哲宗皇帝乃不之乃汝也耶音耶始上之

公論不浴之浴平聲復音伏失律沈起劉彝激斗變交人皇

太子神宗第六子同對同召對也國是一國之所公

是也失律謂軍之敗也易曰師出以律是也

補註十八史略卷六 終



